

例刊告廣
計三十字者每行收洋一元二角
計四十字者每行收洋一元五角
計五十字者每行收洋二元
計六十字者每行收洋二元五角
計七十字者每行收洋三元
計八十字者每行收洋三元五角
計九十字者每行收洋四元
計十字者每行收洋四元五角
計十一字者每行收洋五元
計十二字者每行收洋五元五角
計十三字者每行收洋六元
計十四字者每行收洋六元五角
計十五字者每行收洋七元
計十六字者每行收洋七元五角
計十七字者每行收洋八元
計十八字者每行收洋八元五角
計十九字者每行收洋九元
計二十字者每行收洋九元五角
計二十一字者每行收洋十元
計二十二字者每行收洋十元五角
計二十三字者每行收洋十一元
計二十四字者每行收洋十一元五角
計二十五字者每行收洋十二元
計二十六字者每行收洋十二元五角
計二十七字者每行收洋十三元
計二十八字者每行收洋十三元五角
計二十九字者每行收洋十四元
計三十字者每行收洋十四元五角

報晶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電話掛號四七三三

格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
國外全年三元
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力網商
大減價
南京路對
平街斜對

寶至名歸
小瓶萬金油式
永安堂虎標萬金油
治一切傷風咳嗽
肚痛泄瀉
蚊蟲咬傷
跌打損傷
頭痛牙痛
中暑暈倒
小兒驚風
婦女經痛
產後腹痛
一切瘡毒
無不立效

府樂新
戲院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二十四日戲

五大聖藥
治一切奇難雜症
如無效
退還原銀
招請各埠經理

溫柔靈寶
治一切婦科雜症
如無效
退還原銀
招請各埠經理

池德浴
新裝修
環境優雅
服務周到
歡迎光臨

豫東銀莊
專辦一切銀錢業務
匯兌儲蓄
利息優厚
手續簡便

上海鴻源公司
假卡
登爾卡
展覽服洋華展開

精忠俠奇
傳忠精俠奇
第四部
益新書社發行

百齡機
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驗效後服
九龍公司發行

胃反
胃反藥片
治一切胃病
如無效
退還原銀

上海大減價
冬至大減價
夏曆十一月二十二日起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老九福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戒煙第一

耳銀
耳銀
耳銀
耳銀
耳銀
耳銀
耳銀
耳銀
耳銀
耳銀

獅牌香煙
煙香牌獅王
嫩黃絲烟 香清味烟
司公煙達華路近而愛

萬春醫院
電療淋濁
專治淋病
如無效
退還原銀

翁丹)

住宅税
(馬天)

種種事業，市民都受到了利益，享到了權利，當然要盡義務，所以像廣州由學生選報，但非

非事實、且歷
畢業學生、由
館給與證明書

梁玉明律師，以甘尊人懷葆先生，遇綁匪受傷逝世，（參照第一千零五

日本大學之嚴格

(者記)

○前記「日本大學取締畢業文憑」篇之更正

頃據謝健律師來函，代表日本東京修了三學年者，不能全科報考，二日本大學旅滬同學，聲明，「二日本大學學生，均有聽講證，每堂大學，非有同等大學兩學年修業證，有點名冊，與各官私大學，以上有日本

年級，二日本大學報考學科，固可

○鈕永建先生

學學則及事實可以證明，十五十二日及十五本報所載日本學改良各節，各校私立大學均不能隨意插替，而日本學，可以自

王慕仙

內結婚，並定結婚後，新正正式入宅，與公子正妻、暫作姊妹稱呼，貴將從此脫離電影生活，準備作新嫁娘，享福房幸，福矣，冬間，公子擬再作三島之遊，與貴偕往，乃以宣體房弱，未能遂涉，重洋，今既老父允許，遂罷遊，大

刀

煢字澤山，多病得閒身，閉戶十年，又添別集篇文字，名留末世，蓋棺一嘆，不見揚州花。

（黃鶯）

高材生也，擅交際，嫻歌，汝嘉創蝴蝶歌社，乃爲此中翹楚，表演仙子三蝴蝶，在黎明節上半月前，患腸紅熱，一病幾殆，經公立醫院愈，今雖幸片勿藥，病軀未復原，然於日朗風和，以此近影也。

（黃鶯）

高材生也，擅交際，嫻歌，汝嘉創蝴蝶歌社，乃爲此中翹楚，表演仙子三蝴蝶，在黎明節上半月前，患腸紅熱，一病幾殆，經公立醫院愈，今雖幸片勿藥，病軀未復原，然於日朗風和，以此近影也。

、南京、上海等各大市，都要收住宅捐，最近杭州的住宅捐，已由百分之五，加到了百分之一，蘇州從十七年正月始，也規定了收住宅捐百分之五，但有許多地方上的紳士老先正在那裏反對咧、

王慕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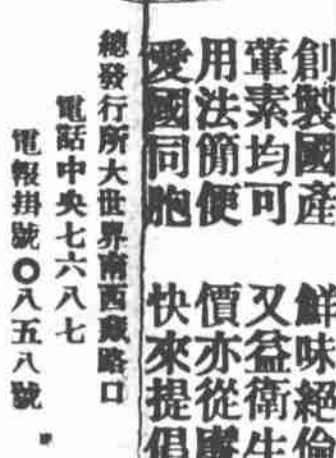
王慕仙女士，爲吾友及王君之妹，而戚也。與王一亭先生之六公子季眉君，演同居之愛者已久，近擬於年

人不矢之。豈以爲名號相異，卽非一人耶？汝如不信，我尚可留一證，於是就其

閱帳長定有以該司官商辦
南京路先施公司營業款
數亦不甚鉅。先施公司諸
之遂發一支票。向上海銀
行支取凡銀行之支票銀
定支款者署名與不署名兩
種。不署名者。僅寫交付持
票人某某。而署名者。則
交付某君云云。而支票之
則必簽字蓋章。以昭鄭重。
爾時先施公司所出之支票
長支取。亦所以防來人之
或有弊竇。而必張參謀長
之書章或簽字。方能支取
也。越日。上海銀行櫃上果
有張參謀長之支票。凡上
海路明時

事者、何

精油醬味美



所覺察、如是者又有時、軍隊始開拔離皖室主人歸、乃覺室中奇臭、不可捫邇、及細檢之、則每室中皆藏數尸、自下歷上不堪者、於是羣爲殮葬。

王之所部，多爲黔中健兒，顧其強半，則爲末年時人之鶻子，又有阿美養及煙具，其棲居民宅也，室中獨設烟榻，吞雲吐霧，以爲常，及久之，所携之烟筒破，餉又遲遲不發，於是士卒憤慨而病，病而死者尤衆，下級軍官立會，視諸軍公會，較爲寬大，即

前存發給軍情事，國民政府乃明正其罪，付之槍決，此已過去之事，實矣，頃有客自皖中來，談于部右皖時事，頗有足爲軍人鑑者，少爲補述如次：

由下級軍官開營，或轉之以累公安局，已而死者愈多，其力實不能繼，則途隱而不報，每有死者，輒以匿諸室之暗處，或故以物障之，使不爲人

西醫大團體

自特別市衛生局，有審查醫生重發執照之舉，本埠西醫多人，組織一西醫大團體，十一日在新利西藥社開成立會，定名為西醫同志會，會

所覺察，如是者又有時，軍隊始開拔，離皖，室主人歸，乃覺室中奇臭，不可忍，及細檢之，則每室中皆藏數尸，有已腐爛不堪者，於是聚為殮葬，歷數日始盡其事，此真軍界從來未有之奇也，嗚呼！以如是之年，猶將用之戰陣，雖微不潰且敗得乎，吾知察客言已甚，而客則失言其確，吾故言之，以告今之治軍旅者。

得十二人，現衛生局之審查委員，
超過原數之九強，殊不能斷其來至
見此期文藝，已達二十一張之多，
此其根據此意，命兩處同學自
調查清楚，再事磋商，聞上海醫
校之同學會，已將原額十二人，除
皇會紅十字會醫生，亦在調查，
於上海醫學第三期之修業年限，
僅三年，王章學君報，院中不放

（哀吟自）
（蘇州寄）

文壇花事三十年前有一紅粉香君亦為其中一識之。兩年餘前曾一度傳吟香金屋藏嬌，然吟香固未死也。今則吟香雖以產難、病死於天津、紅顏短命、聞者傷心，初吟香與蘇州陸殿探之公子，有肌膚之親、鴛鴦相投，遂種藍田之玉。吟香腹中已懷有狀元孫矣，時陸公子方由青島而抵北京，吟香知此一塊肉、陸公子網羅而得，乃以傳達公子，數上書俱不獲報，最後則公子答書，謂僕家送舊迎新，人盡可夫，甯能確定為己有，而吟香待書，惟有持之而泣耳，或謂公子弄不受吟香實如其夫人，如夫人者，實七八年前上海名妓，別號同治飯店諸客，應中有張公子者，張小松君之子也，時張小松方為北京之烟酒公署署長，公子則主蘇公幹，石吟香、吟香時已腹大如矣，張公子素諳吟香，先本擬作量珠之聘，而吟香不願以張公子難為武進籍，久居北方，有糾紉慮，是因有一言，若胎事而吟香淚隨聲下，張公子曰：汝能從我，則母子俱歸，但我有一言，以珠胎而女也。則為我女可也。若育有男也，則吾家不可亂宗，請歸而母撫養，我與若以一千元之客資賈費，時促其母小脚老二來，母謂身價之事，應聽張公子之命，張言三千元，母略之，又益以槓賞除牌之費八百元，而吟香乃歸張公子，不幸而所育為男兒，而是歸其母撫養，陸公子復付私柱，一視吟香之兄，則容貌清秀，雅似舅父，而吟香自歸張公子後，即隨往天津，未婚及孕，乃以產難，吞香銷玉殞於津門，猶幸與陸公子所生之一子，公子以千金已向其母贖歸，賈姓還嶺古，有以千金市崎骨者，今有以千金市麟兒者，余記此事，以投品概，以知天笑、瘦語、紅蕉落語，均與吟香有一擲手之緣，海上各報時以播揚之文，以三君之皆為小說家，此為一篇哀情小說之材料，以喜讀三君小說之奇者，倘為之編一小說，則吟香九原之下，當益為君等膜拜也。



樓上花枝

去疾、獨擔一簣而以、方頗
 已、一步不可行、夜間友人
 數、而足疾大劇、昨日
 不可、仍覺行不行、飲白蘭
 酒、翌日招飲於新利舍、非往
 力疾而行、第二日遂不能
 行、前日抱存慈友及林屋
 君、普良招至全家晚餐、
 中寒之關係、而引起六
 本疾之足疾、來勢且劇瀕
 君、普良招至全家晚餐、
 意、年、
 藉、一、
 吾、誰、
 房、持、
 老、六、
 之、細、
 後、數、
 持、其、



台張見摺記

鼎沸騰，目擊排浪，小亭獨坐，
八九處，新屋靜靜，空中無大
，塵化作生鋒，張既其中人姿，在
城邊以隴者，張顯遊客，如碑信將
就中強有力者，厥有三人，曰
家子，又一則複姓司馬，位置可
團長間，視之十一月一日，俗稱
之族間，重視之如冬至日，宜治籍
庶不預聞，而選者雖多金，亦引
子，於老無會日宴客，司馬雖欲推
中次少，非司馬所樂也，老郎宴後
義，將元成雙喜，本報手民祭酒
之年團長，翩然於院間，開口子匿

張 口

得戲本坊聯數

韻

清

爲人所銘，四出呼籲，乃暫收而命，仍得鳩居，然自張之艷譽，反爲名所掩云，編者曰：以張之見望，而反受憎名，於以數海上之同姓，而同姓及與同姓而不與同姓者，皆聞道者也。（長法句）

記（漱六山）
（房主人）

無可如何之際，忽一動然而人，款款相懇，放謫，且於香榻上爲，始珍重而別，旣者，則翠玉坊花美情之，七六也。

爲八年以前大名鼎鼎，旋嫁一鄂人而去，遂仍依風塵，商

公子怒，益以猜忿，擲張者再，然張亦大耐辱罵，久始退。又明日，向公子索夜度資及頭錢，數逾二，不與，張益纏繞不休，公子乃行使紳構，通知公局，將縣張出境，張懼，請援於副長、團長，乃，容由取，不應，又求計於司馬、司馬見公子既與張絕，計已售，未敢復有主張，亦不應，張務得無辜，始乃暫收而命，仍得鳩居，然自張之艷譽，反爲名所掩云，編者曰：以張之見望，而反受憎名，於以數海上之同姓，而同姓及與同姓而不與同姓者，皆聞道者也。（長法句）

樓爲賽金花，繼以餘情不爲房侍，待客溫婉有情，斷，仍與所天同居，今歲始一誠實不作詭語，吾友劉君

情美花
與之甚昵，開明將改隸紅裙下，而爲房中故交，記者客中謀作極無聊，而得此種精神上之慰藉，而如服一劑膏之，而楚夢亦不覺誠，昔人詩云，樓花枝笑獨眠，乃樓上花枝記以渾

